

徵文比賽中篇小說第二名

阿珠

紀棠

月亮漸漸從東山的背後上來。

阿珠在灶間洗完了碗，拿着煤油燈，走向房間。她一想起白天在山上折筍時和阿本約好的事，心裏就不禁卜卜地跳。晚上，和一個男人在外面暗中約會，這是一件可怕的事。但她對於阿本，自始就有一種信賴感。「他不會無禮奪取我的身體的，」她想。於是她計劃着：「好好洗一個臉。最好洒點香水，但我哪裏有香水呢？頭髮當然要梳。粉可以不搽，反正晚上看不清。而且媽媽就在外面，假使被她看見，一定會懷疑：晚上搽粉，沒有好事情。但衣服應該換一換，穿哪一件呢？白衣服，不能穿，容易被人看見，還是穿那件藍花的吧，比較暗。而且這件藍花衫，還是阿本送的呀。」她想到這件衣服，心頭又是一陣甜蜜，但也是一陣恐怖。爲了平空多出這件衣服，她的媽媽再三查究，問她從什麼地方來。她用盡心思，想出許多理由，才把媽媽瞞騙過去，但她媽媽仍舊半信半疑。

「如果今晚又被媽媽識破，那真是不可想像的事。也許我的一生就完全斷送了。不管它，只要阿本真心愛我，總有出頭的一天。我的媽媽太可怕，這狐狸母奸詐無情。養母，當然是這樣，有什麼話說？假使是生母，我就不會這樣痛苦，我和阿本的事，也許已經成功了。我的親母親，到底在什麼地方呢？……」阿珠一面整理着身體，一面又想起自己的身世。想到這裏，心頭一陣酸，無端的思緒，像一團亂絲，越抽越多，越多越亂。

「吁！吁！吁！」口哨在外面響着。她知道阿本來了。這是他們約好的信號。她躲在窗縫後向外望，光明的月色，照在地上，照在阿本的身上，壯健可愛的身軀，向村尾小路走去。阿珠的心，又不禁卜卜地跳。她和阿本見面說話，雖然已不止一次，但在晚上約會還是第一次。她覺得奇怪可怕，也覺得神祕有趣。她對於這件事，像猴子取栗子：雖然怕栗刺刺手，但又禁不住去取。

阿珠躊躇了一會，終於走出房門，輕輕掩上。她的母親——不，她的養母，正坐在外邊簷下，悠閒地抽着烟。阿珠想：「等一會，媽媽發覺我不在家，怎麼辦？不替她，撒個謊，說是去英姊家學做裁縫就是了。」

她輕輕地開出後門，跨過豬欄。後面是一條水溝，她跳下水溝。過了水溝，是一道竹籬笆，她抽去幾根竹子，留出一個洞。她鑽出籬笆時，發出拍拍的聲音。她很驚慌，但幸沒有被人發覺。出了籬笆，是一塊地，稠密的黃麻，遮了她的身體。她放下了心，定神一看，今晚的月娘多麼美麗呀！她沿着有草木

的地方走去，這叢走過那叢，儘可能讓草木掩蔽了她的身軀。不久到了一個破園，這園子因沒有人好好整理，顯得很荒蕪。只胡亂長着一些甘蔗，和其他野生植物。還有一排棹樹的綠籬，稠稠密密。阿珠到了園裏，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。她靠着甘蔗叢，向四面看看，好像那邊有人影，但並不是。她想到：他到那裏去了呢？他講好是在這裏的。忽然，甘蔗叢裏伸出一隻手，打在他的肩膀上。「哎呀！我的媽！」阿珠驚叫起來。

「小聲！小聲！」是阿本的聲音。
「驚死人，還叫小聲！」
「免驚，媽媽在這裏。」
「壞東西！」
「我不壞。」阿本說：「阿珠，我問你。」
「問什麼？」
「人到了籬腳坐下，一切很靜，只是青蛙在叫。」
「我們的事情怎麼辦？」阿本說。
「我不知道。」
「你的意見呢？」
「我無意見。」
「那麼讓我們結婚。」阿本乘勢握住她的手。
「不容易。」阿珠想抽脫被握住的手。
「爲什麼？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
「你養父母要錢，是不是？」
「是。」
「要多少？」
「大概要一萬。」
「那麼多！你怎麼知道？」
「我聽他們說過。」
「一萬元……」阿本低下了頭：「叫我怎麼拿得出？我把田地豬牛全部賣光，也湊不到這許多錢哪！」
兩人暫時都沒有話說。
「阿珠，你到我家來。」停了一下，阿本又說。
「就是這樣過去？」
「是。」
「不行。」阿珠拒絕。
「那麼我們一起走。」
「去哪裏？」
「去海邊。那裏我們有親戚。」
「家呢？」
「搬去。」





這一期封面繪畫，是臺南市的開基武廟，俗稱關帝廟。這座古廟矗立在鬧市之中，雖然佔地不大，但由於三百年的歷史，以及特殊的廟門設計，使人有一種高聳入雲，追懷往古的感覺。廟裏面祭祀的是如來佛祖，關帝爺，馬使爺，太子爺和福德爺，無論神或佛，都是代表人們一種崇拜的象徵。

據當地父老的傳說，當初建立這座廟時，廟前就是海水，坐船來朝拜進香的，到廟前石階下船，現在廟前已經是摩肩接踵的熱鬧街道。廟前就是海水，坐船來朝拜進香的，到廟前石階下船，現在廟前已經是摩肩接踵的熱鬧街道。廟前就是海水，坐船來朝拜進香的，到廟前石階下船，現在廟前已經是摩肩接踵的熱鬧街道。

從農友們的來信，以及我們在農村訪問的結果，知道有許多讀者，對於全部用漫畫表示的「進步農村」，尤其是最近的幾期，感覺到很有興趣。我們增闢這一欄，已經半年多了。「豐年」原是農友們的刊物，裏面有很多農業技術性的文章，雖然很實用，但連續讀了十幾頁的文字，總覺得缺乏調劑，所以除了已有一部份純娛樂性的漫畫以外，再闢出一欄，專用漫畫表示，兼有娛樂性和教育性的特點。

最初，我們編了一整套的「衛生習慣」，用最簡單的文字，配合生動的漫畫，說明日常生活中應該注意的一些習慣。在衛生環境較差的鄉鎮中，注意日常生活習慣，可以減少許多疾病的威脅，我們連續刊載以來，頗得到農友們和醫護機構的好評。後來，我們又想到，鄉村中的醫藥設備不完備，萬一發生什麼意外的傷患，假如不知道一點急救的常識，可能等不到醫生趕來，已經發生危險。所以我們又刊載了一套「急救常識」，這類常識原是備而不用，希望農友們不要以為「破格」而認為不吉利。

最近幾期，我們更針對本省農村裏實際發生的一些問題，編成故事後，一面請專家繪畫，一面請一位本省的老作家撰寫詩句，完全是本省方言，讀起來朗朗上口，難怪農友們倍感親切，讚譽交至了。例如前一期的「打某豬狗牛」（打妻是豬狗），原是本省的一句俗語，我們提倡的是夫妻相敬相愛，倒並不是要大家做「豬某大丈夫」（怕妻子是大丈夫）。

最後，我們希望各地讀者，儘量供給我們這一類的材料，幫助我們能使這一欄愈亦精彩，愈亦適合本省農村的口味，以答謝熱心的讀者們。

「你媽媽肯嗎？」
「肯的。她愛我，會同意的。」

「我不去。」阿珠又拒絕。
阿本兩頭都碰到了壁，逼問道：「你對我是真心嗎？」

「是。」阿珠肯定地說。
「既然真心，為什麼不去？」

「別人會說話。」
「那到底怎麼辦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阿本心裏很亂，一手摟住了阿珠，緊緊地，緊緊地。阿珠掙扎着，掙扎着

驚慌說：

「有聲音。」

「什麼聲音？」
「甘蔗響，沙沙沙。」

「那是風吹的。」
那邊的甘蔗葉子真的在響，但一會又停了。

「阿珠，你究竟預備怎樣？」
「叫我怎麼說？她不是我的生母。」阿珠低沉著聲音：「我自己的母親到底在什麼地方呢？神明啊！」

兩個人都垂著頭，嘆著氣，陷入苦惱的愛河中。樹葉間漏下來的月光，照在阿珠的臉上，照見兩條晶瑩的淚痕。平時很樸直的阿本，這時也柔順如女子了。

沙沙沙，聲音。

這次聲音不在甘蔗，在近旁的草葉上，一會兒，又到了綠籬上。
「啊！土砂！」阿珠驚跳起來。一陣土砂從天而降。阿本也急忙站起來，

「阿珠，走！」他拉了阿珠就走。但人影已經出現，一個，兩個，五六個，前面，後面，四周都是，攔住去路。阿本拔腿想跑，忽被一隻大手抓住，兩隻，

四隻，手越來越多。阿本擺脫着。
「畜生！哪裏去！」有聲音在怒吼。

阿本用力掙扎。

「野狗！」

「縛起來！」

「縛到廟門口去！」

「不似鬼！姦你娘！」

許多人正在怒罵他。
阿本盡着所有的氣力掙脫着，可是纏他的人太多了：有拉手的，有抱腰的，也有揪住他頭髮的。阿本用力甩出右手，打在一個人的頭上。「打人！姦你娘！」

武打戲開始了。更多的拳頭落在阿本的頭上，身上。阿本忍着痛，抵擋着，掙扎着，但是拳頭越來越多。其中還有棍子，刺杖。阿本怒吼着，阿珠在一邊哭叫著，一場戰鬥在園子裏進行着。風清清的，月白白的，一個很好的夜

阿本苦苦掙扎，眾人洶洶攻打。最使阿本掙脫不開的，是那緊緊地抱住他的腰的人。幸而不久，一條木棍錯打在抱腰人的頭上，頭一昏手一鬆，阿本脫身

就跑，眾人緊緊追趕。
(未完，下期續)